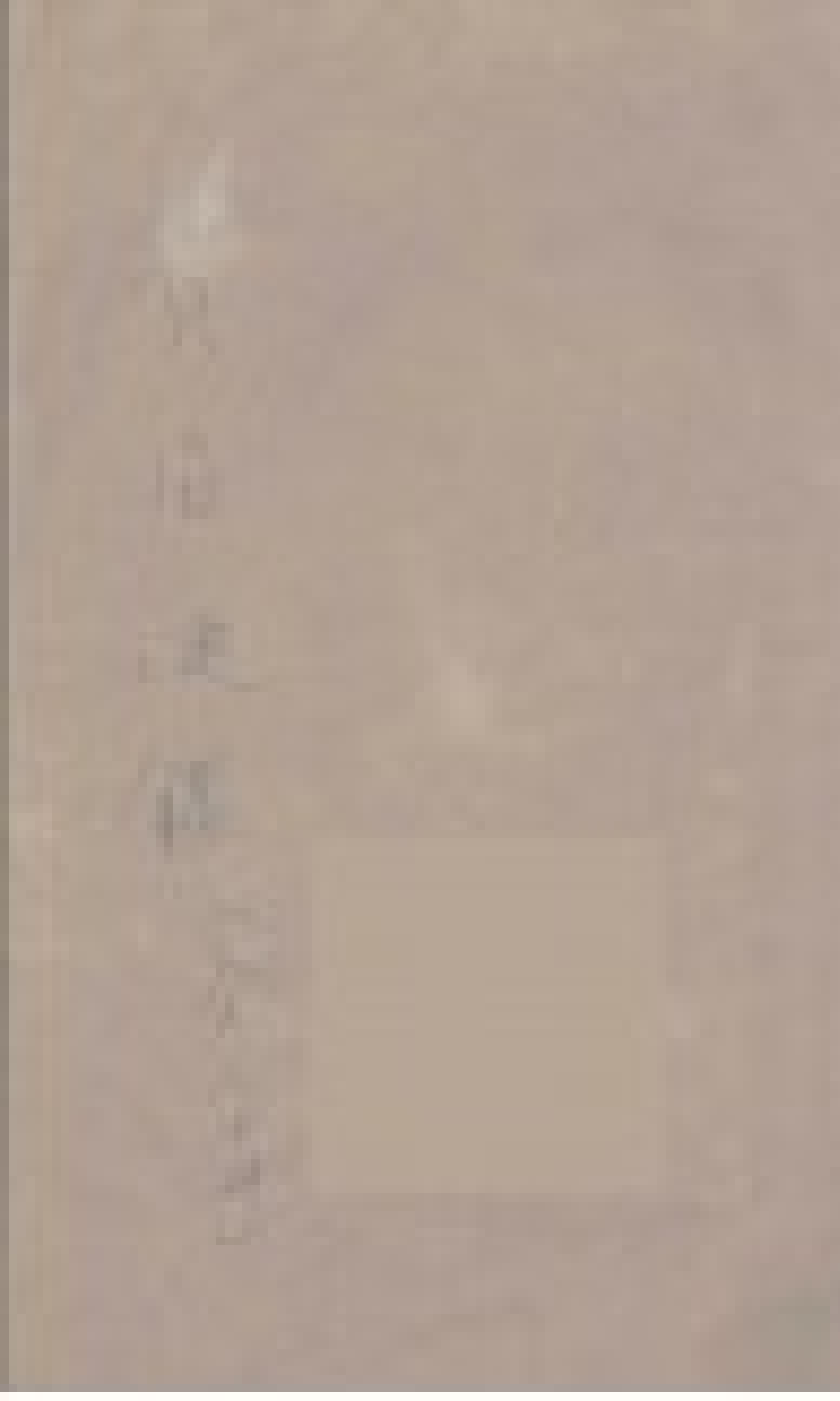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筆兼集賢院護軍河內鄆

國侯食邑三千戶賜紫囊袋臣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漢紀五

起關逢攝提格盡昭陽大淵獻凡十年

高皇后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喋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為趙隱王謀乃抵堯罪

上黨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為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夏四月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国。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秋桃李華。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侯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恒山哀王不疑薨。行八銖錢。癸丑立襄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秋星晝見。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

四年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為昌平侯。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頴為臨光侯。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軹侯朝為恒山王。是歲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秋八月淮陽懷王彊薨以壺關侯武為淮陽王。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初令戍卒歲更。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十一月立肅王弟產

爲呂王。春星晝見。夏四月丁酉赦天下。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爲東牟侯。亦入宿衛。匈奴寇狄道。攻阿陽。行五分錢。宣平侯張敖卒。賜諡曰魯元王。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多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秋七月丁巳。立平昌侯太爲濟川王。呂類女爲將軍營陵侯劉澤妻。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齊人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琅邪王。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

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太
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
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
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
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
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立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
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
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
劉氏爲益彊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
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
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
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
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
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

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從王趙。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男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封通弟莊為東平侯。三月，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噉太后掖，勿心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太后遂病掖傷，太后為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夏四月丁酉，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江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誠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

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齊王乃與其舅駙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駙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誅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

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

其姑呂頹頹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采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平陽侯出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況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子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閉見產廷中日誦時遂擊產產走

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則中朱虛
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
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
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
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答殺
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遣朱
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
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
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
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
滎陽歸 ○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
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
存君親可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
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
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

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舅馬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噍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彊方今

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大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

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培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

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其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表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

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爲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
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
畏。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
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春
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旣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
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吳
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
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
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
下，爲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
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
乃許之。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皇后清河觀津人有弟廣，
國字少君，勿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
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

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實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又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絮賜物當粟鬻米者長吏關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楚元王交薨。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帝旣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